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九輯

福建通志列傳選(全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五種

福建通志列傳選

陳

衍

五年，以國子博士趙慎始等言，從祀文廟（洪武御傳、南漢碑史、崇禎朝記事、明外史、明史）。

## 何 楷

何楷字元子，晉江人。生有異質，書過目不忘。天啓乙丑進士。值魏忠賢亂政，不謁選，歸建紫芝書院讀書。衛故有海埠，苦豪右徵稅，言於監司永革之。

崇禎時，授戶部主事，榷滸墅關。事竣，進員外郎。七年，改刑科給事中。八年正月，流寇陷鳳陽、燬皇陵，楷劾巡撫楊一鵬、巡按吳振纓罪，而刺輔臣溫體仁、王應熊。言：『振纓，體仁私人；一鵬，應熊座主。逆賊犯皇陵，神人共憤，陛下輶講避殿，感動臣民；二輔臣乃敢漫視，欲令一鵬、振纓戴罪自贖。情面重，祖宗陵寢爲輕；朋比深，天下譏刺不恤』！忤旨，鐫一秩。又疏專劾應熊、體仁。應熊摭疏語條辨。楷言：『臣疏未奉旨，應熊何由先一日摭臣疏詞？必有漏禁中語者』！帝意動，令應熊自陳，應熊竟由此去。繼請罷內操，言：『從來災異，史不絕書，然未有震驚陵寢如今春皇陵被燬之大者。諸臣所共指爲最不便最切今日之災變者，無如內操一事。夫至尊在上，方將鐘鼓怡神，駐纘塞耳；且左有太廟、右有社稷，豈堪受此震撼？臣願陛下斥忠賢之謬，責成京營四衛精嚴操練，以壯皇靈；盡撤內操，用清禁地。則不貲之費可省、意外之

虞可免，策之上也。如慮守衛單簿，卽將內操餉賞，選募將士以實四衛，亦其次也。萬不獲已，果謂內兵可用，或出之四衛、或屬之京營，一體訓練、別隊操演，駕出則從，毋使戈矛挺於蕭牆、火礮伏於肘腋，又其次也』。帝不從。時帝憤廷臣多貪庸泄泄，欲一切整齊之，於是詔獄繁多，刑部諸曹郎日不暇給。楷疏請慎刑，列上定新例、行久任、酌分理、重會審、嚴斃獄、革羈鋪、飭聲冤、究造謗八議，娓娓千言，援祖制、明國典，寓匡救於將順中。帝知其諷切也，獄爲稍寬。

時閩中海寇日熾，而時方以撫爲言。楷疏言：『臣家居海濱，頗識近事。自袁進、李忠、楊祿、鄭芝龍，李魁奇、鍾斌、劉香相繼爲亂，海上無寧息，迄今二十餘年。惟進、忠、芝龍三人就撫。進、忠用之遼東，無聞；芝龍建功海上，新躋副將。諸賊不謂其以功得官，謂其起家亡命而烜赫如斯也，謬謂非作賊無以博官，則撫之一字爲之罔也。請著爲令：今後但遇海賊發，事以勦滅爲事，有言撫者死無赦。如是而從賊者無更生之望，庶乎有所畏而自止。臣更謂小賊不翦，大賊不止。當爲小賊，翦之猶易；及爲大賊，殲之則難。且今欲靖寇氛，非墟其窟不可。其窟維何？臺灣是也。臺灣在澎湖島外，距漳泉止兩日夜程，地廣而腴。初，貧民至其地，規漁獵之利；後見兵威不及，遂聚而爲盜。近則紅毛築城其中，與奸民互市，屹然一大聚落。墟之之術，非可干戈從事，必嚴通海之禁，俾紅毛無從謀利、奸民無從得食，出兵四掠，我師乘其虛而擊之，可大

得志。紅毛舍此而去，然後海氛可靖也』。時不能用。復請賜左光斗諸臣謚，召還惠世揚。帝納其言。屢遷工科都給事中。

十一年五月，帝以火星逆行，減膳修省。兵部楊嗣昌方主款議，歷引前史以進。楷與南京御史林蘭友先後言其非。楷言『古人謂月變修刑，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。誠欲措刑，莫如右禮。誠欲右禮，莫如省刑。今爰書之躡極矣，部司議宥，止於重辟數人；而未折之案，先後纍纍，誰復過而問焉？嗣昌引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賞之說、引元和田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說、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說，徒巧附會耳。至永平二年馬皇后事，更不知指斥安在』？帝方護嗣昌，不聽。踰月，嗣昌奪情視事。楷又劾之，言『嗣昌自請素衣角帶；及視事，吉服爛然，臣恐天下士民之口不可掩也』！忤旨，貶二秩爲南京國子監丞。就遷禮部郎中。入京師，城已陷。

福王稱號，擢楷戶部右侍郎，督理錢法；尋兼工部左侍郎。馬士英、阮大鋮爲政，國事日非，屢疏乞休，不報。踰年，南都敗，福王被執，囚於江寧縣，舊臣往視者惟楷與安遠侯柳祚昌。楷遂走杭州，從唐王入閩，擢戶部尚書。時鄭芝龍、鄭鴻達兄弟橫甚，郊天稱疾不出，楷劾其無人臣禮。王獎楷風節，命掌都察院左都御史。鴻達帶扇上殿，楷呵止之，益怒。楷知不爲所容，連請去。漳州破，楷抑鬱以卒（明史、明外史）。

何家駒字如飛，嘉定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授溫州推官，調常州。平反冤獄，全活三百七十二人。鄭鄧士孫承恩以非罪罹獄，力為解釋，給罵做以勉學。後承恩入清，為進士第一。

明季羣盜四起，家駒計擒虜賊西白兔等，江以南稍安。上官交薦，召入為御史。朱行，僉甲中之變，遂歸。唐王入閩，復以御史召，力辭不就（道光舊志）。

熊萬頤

熊萬頤字惟郊，永定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知宜興縣。朱幾，北都覆，福王立南京；大江以南盜賊蜂起，燒殺惱野，民死亡者十四五。萬頤慨然曰：「此人臣効命之秋也！」於是歛奸勢暴，加意曉喻，凡無名賦課除殆盡。巡行四境，察形勢要害，令民立碉結柵相保聚。他邑山寇多白棄掠掠，獨宜興無患。南都亡，萬頤歸里。

唐王自立閩中，以萬頤生、何吾驥薦，起禮部主客司主事，轉御史，隨閩縣事。唐王亡，奔寧東閣桂王，畀以原官，出巡湖廣。既而清兵入楚，萬頤方返辰州，為總兵所執；廬鄉辰州，坐臥一小樓，七年難歸，卒（道光舊志）。

——以上摘自「臺灣通志」卷三十一。

鄭成功（子經、孫克塽、叔芝虎）

鄭成功本名森，字大木，南安人，芝龍子也（芝龍入清，自有傳）。

初，芝龍娶日本婦翁氏，有娠彌月，夢至海岸，見巨鯨冲懷而寤，遂產森。居民見其所居火光燭天，趨視知生男，皆致賀。

芝龍爲海盜，既受撫，崇禎三年修書迎翁氏及森，未至。命畫工作芝龍統率艦隊威武狀，復遣使往；日本留翁氏而歸森，年七歲矣。延師肄業，每夜必翹首東向望其母。有相士見之，曰：『郎君英物，非止科甲中人』！喜春秋、孫吳兵法，舞劍馳射。年十一，學制藝，題爲「洒掃應對進退」。後幅云：『湯武之征誅，一洒掃也。堯舜之揖讓，一應對進退也』。師大驚。十五，補縣學生員。

唐王卽位福州，芝龍以擁立功進爵平鹵侯，引森入見。唐王奇其貌，與語，大悅之，撫其背曰：『恨朕無女妻卿。卿當盡忠吾家，無相忘也』！賜國姓，更名成功，命爲御營中軍都督、儀同駙馬都尉、宗人府宗正。自此，中外稱曰「國姓」。唐王議親征，出入入贛，與湖南爲聲援；芝龍不欲，使軍人遮道擁駕不前，不得已駐延平。成功條陳，據險控扼、揀將進取、通洋裕國事宜，王歎曰：『醉角也』！封忠孝伯，掛招討大將軍印。嘗入侍，見王有憂容，頓首曰：『陛下鬱鬱，得毋以臣父有異心乎？臣受厚恩，義無反顧，以死捍陛下矣』！尋以母病，辭回安平，攜衣巾焚於奎星閣前，爲文祭孔子，欷歔再拜而去。未幾，芝龍納款於清，成功諫曰：『閩粵之地，不比北方，得任意馳

驅；若憑險設伏，收人心以固其本、興販各港以足其餉，選將練兵，號召不難矣。夫虎不可離山，魚不可脫淵；離山不威，脫淵則困。願吾父思之！」芝龍拂袖起。成功出，遇鴻達，告以故。鴻達壯之，入諫，芝龍不聽；成功率所部遁金門。其部曰「南郎」、「北郎」。南郎者，閩廣人，多芝龍舊部曲；北郎乃江浙人及北方劇盜、旗下逃兵。芝龍復召之同行；復書曰：『從來父教子忠，未聞以貳。今大人不聽兒言，投身虎口，惟大人努力自愛，勿以成功爲念』！芝龍嘆曰：『此子不來，清君臣其旰食乎』！成功旋聞唐王凶問，設位令軍民縞素。從浯洲入安平鎮，誓衆曰：『本藩乃明朝臣子、中興將佐，披肝無地，冀諸英傑共伸大義』。出家帑犒師，用「招討大將軍」印，稱隆武二年；自安平鎮入海澄，至鎮海衛以觀其變。清韓固山統滿漢騎兵突至安平，芝豹與弟芝鵬懼兵威，不敢戰，斂其家資子女於巨艦，棄城泊外海。成功聞報，飛師而來。固山見船隻塞海，亦不敢守，棄之回泉州。成功收整城池，率衆固守。

廣西瞿式耜立桂王於肇慶府，改元永曆。蘇觀生等遁至粵，迎立唐王之弟聿鐸，改元紹武，遣輔明侯林察禦桂王。及紹武敗，察遁，航海至安平。成功始知桂王立，曰：『吾有君矣』！乃修表稱賀，遣江于燦至行在。

永曆二年夏，成功入同安，守將遁，命邱縉、林壯猷、金作裕守之；進圍南安。七月，清總督陳錦與將軍陳泰復同安，邱縉三人巷戰死；成功遙祭痛哭，移駐鎮海銅山。

江于燦同太監劉玉齋永曆詔，晉封成功威遠侯。漳浦守將王起俸謀降事泄，奔成功，用爲總練使。同柯宸樞聯絡銅山等處，募兵措餉。從雲霄白塔登岸，守將張國柱迎戰死，遂率衆攻雲霄城。守備姚國泰拒守，城陷，巷戰，被擒；成功惜其忠勇，令醫治，用爲監督。

三年，將攻潮州，有漳浦盤陀嶺之戰，柯宸樞全軍皆沒，遂退師。時鄭彩出師從魯王，封建國公。芝鵬至自安平，說成功取廈門；成功慮攻之不得，反結爲仇。鵬弟芝莞曰：『建國遠行，惟鄭聯在廈，此其時也』。施郎曰：『聯嗜酒無謀，藩主以巨艦同師泊鼓浪嶼，彼見船少，必無猜疑。餘船作商賈，分駐旁港；登岸拜謁，相機而動。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』。成功曰：『吾欲善取之，庶免殺兄之名』。莞曰：『恐其部卒生心，殺之可也；不見唐太宗之於建成、元吉乎』？成功率甘輝、施郎、洪政、杜輝精兵五百、船四隻，中秋夜泊鼓浪嶼。聯方醉臥萬石巖；巖在城東，鑿石成洞，聯所造也。報至，不得通。詰朝酒醒，櫛髮出迎。成功笑曰：『師屢敗，兄能以一軍相假乎』！聯倉卒唯唯而已。成功麾軍進，衆莫敢動。因邀聯飲於虎坑巖，投壺角勝。聯歸至半山塘，伏起刺殺之。成功勒兵入城，大哭曰：『誰殺吾兄』？令兵守聯與彩宅門，飭無令不許擅入。斬其用事吳雲飛，於是聯部將陳俸、藍衍、吳豪等咸歸焉，彩將楊朝棟、王勝、楊權等亦降。乃遣洪政持書折矢招彩。彩曰：『吾年老，諸子弟能繼志者，大木耳。願

以全師付之」。令弟斌偕政復命。彩旣相見如故，成功待之甚厚。命洪政招諸島，悉聽約束。乃分其軍爲五，林察爲左軍、周瑞爲右軍、張名振爲前軍、周鶴芝爲後軍，而自爲中軍；蔡福爲司馬，泉州馮澄世、潘庚鍾、紀舉國、同安林俞卿等爲參軍。清兵下廣州，桂王詔成功率舟師從虎門入援。乃以黃大振爲援勦前鎮守海壇，水師阮引、何德、陸師藍登等屬芝豹守廈門，自率諸鎮南下勤王。至潮陽，施郎與陳斌不睦，因止不進。

五年，成功舟師回南澳。二月，至白沙湖遇暴風，收入鹽州港。福建巡撫張學聖按泉州，偵知成功往粵東，檄駐泉總兵馬得功統兵乘虛襲廈門，從五通掩渡。阮引不戰而退；芝莞聞報，席捲珍寶，棄城下船。張學聖督大隊至，適潮大漲，登五通山，望波濤萬頃、島嶼孤懸，愕然曰：『此絕地也！設有緩急，豈能飛渡』？卽日引還。馬得功聞後軍已退，不敢坐鎮，走質營港。而鴻達部將楊抒素、吳勃已至，截諸港，勃戰死；施郎復率陳纏、鄭文星從廈門港登岸促之。得功嘗爲鴻達標下守備，駕小舟見鴻達而說之，鴻達縱之去。成功率舟師至，得功已去五日矣。令鎮將不許赴鴻達署，出隆武所賜尙方劍斬芝莞，賞施郎、陳纏、鄭文星銀各有差。九月，成功攻漳浦，戰於南溪。王邦俊戰潰，入城不出。清提督楊名高統興泉諸營，進至小盈嶺。成功營連發三礮，嶺左右伏起，名高隊大亂，退駐泉州。成功乘勝進攻漳浦，守將楊世德、陳堯策出降。海澄郝文興亦遣人通款，遂入海澄。同安周全斌亦降。

六年，圍長泰，清知縣傅永吉中礮死；總督陳鏞援之，成功解圍，移屯柳營江。錦進戰失利，退至同安，爲其奴庫成棟所刺，奔投成功。成功佯喜，厚賞之；次日，大會文武，數其叛主罪誅之。長泰守將李青棄城遁，城遂陷。進圍漳州；清浙江總兵馬逢知率師至，成功戒諸將勿戰，縱之入城。度城中人多，糧必乏，外調既遲，可因而破也。逢知養銳數日，開東門出戰。成功遣別將迎敵，自領甘輝攻城。逢知回援，成功橫衝之，大敗，嬰城守。成功築鎭門堤，決水灌城；堤不成，乃罷。清都統金礪援漳州，至龍江，遇周全斌，擊敗之。成功解圍退，又敗於古縣，退入海澄。

七年，金礪攻海澄，大敗還漳州，海澄守益固。遣監督池士紳以蠟丸齎帛至廣西行在報捷，回齋桂王詔，晉封成功漳國公。漳州劉國軒潛通成功；夜遣甘輝、洪旭等至南門，國軒開門納入，諸縣悉附。於是分所部爲七十二鎮，設六官理事，改中左所爲思明州。魯王航海來依成功，未至，議接見禮。潘庚鍾曰：『魯雖監國，而藩主奉粵西正朔，均臣也；相見不過賓主』。成功曰：『不然。外藩於諸王非敵體，況監國乎？用賓主則紀綱混矣！吾以宗人府宗正見之，則兩盡矣』。潮州郝尙久叛，來乞師。成功惡其爲人，不欲援之。周全斌曰：『倡義宜納降，拒之恐失天下心』。令自揭陽入援；至南澳而潮已破，引還。遣兵攻崇明，敗；旋犯吳淞，掠戰船二百。芝龍至京，改隸廂紅旗漢軍，詔封芝龍同安侯、成功海澄伯，命芝龍書諭成功降。芝龍遺其私人李德至，諭以如

未投誠，先獻監國魯王；成功送魯王於粵，行在以避之。王不欲行，成功強之，始揚帆出海，遇風入南澳；尋復歸金門，供給如初。清總督劉清泰致書成功，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爲辭，不受印敕。八月，內院葉成格、理事官阿山偕芝龍二子名渡、名蔭者齎四府安插兵將敕命入閩。成功遣渡候二使於安平，乃命水陸軍列營數十里，設伏據隘，自偕諸參軍詣安平；而葉、阿二使亦嚴軍衛以待之。成功請先開詔書，二使謂『未薙髮，非臣也，焉可輕出詔書』？徑回泉州。成功笑曰：『忽然而來、忽來而去，意可知矣』。遂命芝豹至京，附書報其父曰：『兒隻字不敢相通，懼有貽累也。修稟聊述素志，和議非本心也。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，不得已按兵以示信；繼而四府之命又至，不得已接詔以示信。至於請益地方，原爲安插數十萬兵將，何以日詞語多乖、徵求無厭乎？地方無加增，四府竟成畫餅，將欲效賺吾父故智。大丈夫作事，磊磊落落。若能信兒言，則於吾父爲孝；不信兒言，則於吾君爲忠。前詔使到省，兒屬渡弟約期相見，盛設供帳於安平之報恩寺。乃二使不敢信宿，哨馬四出、布帳山坡，舉動疑忌。且奉敕堂堂正正而來，安用生疑？彼旣生疑，兒安能無疑惑乎？葉、阿奉敕入閩，不惟傳宣德意，亦且奠安兆民。百姓如此困苦、將士如此蕃多，目睹情形，不相商榷，徒以薙髮二字來相逼挾。兒一薙髮，卽令諸將薙髮乎？卽令數十萬兵皆薙髮乎？二使不爲終始之圖，代國家虛心相商，而徒躁氣相加，能令人無危懼乎？況兒名聞四海，苟且作事，亦貽笑於天下。吾父已

入彀中，得全至今，幸也！萬一不幸，惟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。他何言哉』！又與弟渡書，易以善事父母，勿以兄爲念。二使復命，部議置芝龍於高墻。成功遣林察督師，會李定國於廣東。定國戰敗，梧州失守。察偵知，自虎頭門還。

九年，成功取仙遊，復取揭陽、普寧。清鄭親王世子濟渡率師平海，調各澳船出泉州，圍虎頭，戰不利。夜狂風大作，船相觸，損壞過半。攻金門白沙寨，成功迎敵，退入泉港。施郎、黃梧以事前後降清，督師入奏，詔以前授成功海澄印授梧；薦施郎爲副將，改名琅。成功旣墮安平鎮及漳州府漳浦、長泰、同安諸縣城，集諸將議曰：『本藩欲北上爭衡，因失海澄中止。今貝勒與總督駐漳州，福州必虛；我乘南風抵閩安，取福州，則漳泉下游悉爲我有』。遂以甘輝爲帥、萬禮副之，統杜輝、陳斌等十五鎮北上攻閩安，守將望風遁。成功聞報，命前提督黃廷率陳鵬守廈門、洪旭同兄泰守金門，自與王秀奇等將大隊舟師入南臺，奪其橋；再戰再勝，進圍福州。分兵守烏龍江，以禦泉州救援之師；西據洪塘水口，以截延、建餉道；北守連江北嶺，以遏溫、台；惟南面近水不爲備。巡撫宜永貴與副將田勝議分兵守烏樓，成功每攻城，輒爲烏樓礮石所傷；乃併力攻烏樓，破之。城中益懼，參將張國威請於巡撫，出原任藩司周亮工、副將王進於獄，問以破敵之策。亮工曰：『城外營壘相連，獨東南一角疎防，令王進將步騎暗過鼓山，出路通橋，以襲南臺海船；令一軍伏南門、一軍伏西門，出不意突擊，破之必矣』

。夜三鼓，開水部門，繞鼓山而出。天明，鳴螺掩殺，城上發大礮，伏兵齊起。成功諸營出不意，拋棄器械旗幟下船，解碇退屯閩安。十二月，攻羅源，復攻寧德、芝龍再遭家人謝表謁督師，請勸成功投誠。巡撫佟岱致書成功，謝表齎書至寧德曰：『天下已定，徒勞無益』。成功叱曰：『小人焉敢鼓唇舌』！表悚然不敢復言。清督師聞寧德之警，遣阿克襄往援。成功亦慮督師乘間攻廈門，令甘輝斷後，殺阿克襄。乃遣謝表歸，而致書其父曰：『吾父禍福存亡，兒料之熟矣；前言已盡。但謝表日夜跪哭，謂無可回覆，不得不因前言而申明之。大丈夫光明正大，豈肯效詐僞之所爲？苟就機局，取笑當時。誠能略其小而計其大，益地足食，挾我弁衆，罷兵息民，彼無詐、我無虞，如此則奉清朝正朔，無非爲民生地也、爲吾父屈也。文官聽部選、錢糧照前約，又非徒爲生民計、爲吾父屈也。將兵安插得宜，則清朝無南顧之憂；海外別一天地，兒效巢、由、嚴光優游山林，高尙其志耳。兒志已堅而言尤實，毋煩再投；乞赦不孝之罪焉』。

十一年，攻溫州，謀大舉入長江，令部將施舉招撫松門漁船爲鄉導。舉至定海關，遭風入港，遇清水師，力戰死。七月，以洪旭、陳輝守金、廈，命陳斌、盧謙等守閩安之羅星塔，自領舟師北上。攻黃巖，知縣劉登龍投江死。進圍台州，知府齊維藩獻城降。清總督李率泰遣標將張蘊玉以三千人潛渡長樂港，過羅星塔，截海師歸路，而後合兵進攻。余程戰死，陳斌、盧謙援絕出降。成功聞閩安不守，慮失兩島，乃命陳堯策屯狼

崎，自回廈門攻鷗汀寨，克之。

十二年，桂王在滇遣使冊封成功爲延平郡王、招討大將軍，賜尚方劍，便宜行事。

九月，成功取象山。

十三年，桂王入緬甸；成功乃約兵部張煌言大舉北上，以圖牽制。抵崇明，總兵梁化鳳斂兵堅守。成功欲順風取瓜洲，煌言曰：『崇明爲江海門戶，有懸洲可守，先定之以爲老營；脫有疎虞，進退可據』。成功曰：『崇明城小而堅，取之必淹日月。今先取瓜洲，破其門戶、截其糧道，腹心潰則支體隨之，崇明可不攻而破也』。乃遣監紀劉澄密通江南提督馬逢知，而請煌言以所部兵爲前軍鄉導過江陰，舟楫蔽江而上。六月丁酉，至丹徒。壬寅泊焦山祭天，旗蓋袍服用赤色，望之如火；癸卯祭地，望祀山川嶽瀆，用黑色，望之如墨。甲辰，吉服祭太祖畢，縞素祭崇禎、隆武帝，用白色，望之如雪。慟哭誓師，三軍皆泣下。江南結大木爲筏，覆以土，上可馳馬；旁有木柵，穴而置礮，亦名「木浮營」，船遇之立碎。又於金、焦間鐵鎖斷之，名「滾江龍」。成功與諸將議曰：『瓜鎮爲金陵門戶，宜先破之』。令馬信、余新奪譚家洲，材官張亮督泅水者斬滾江龍；自率親軍與中提督甘輝、左提督翁天祐，建大將旗鼓，直搗瓜洲。清操江朱衣佐、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拒之；見海舟蒙白絮，揚帆直上，近滾江龍，則復下礮擊之，不傷一艘；循環者數次，而滾江龍已斷。蓋海舟內藏泅水人，且以誘敵矢也。度敵且盡，

成功麾兵大進。周全斌率兵士帶甲浮渡登岸，身中五矢，氣益奮，斬雲龍於橋下，擒衣佐。正兵鎮韓英奪門入，登城樹幟。全斌望見，陷西北隅以入，譚家洲及木柵兵望風潰。成功以劉猷守瓜洲、柯平督理江防，而悉師攻鎮江。守將告急於南京將軍，以鐵騎千人赴援，大言海賊不足畏也，慄躁欲戰。而海舟忽上忽下，京軍駐南則泊於北、駐北則泊於南，隨之三日夜不息。酷暑遇雨，人馬飢疲。海軍分五隊，皆步卒。凡騎兵遇步卒，勒馬退數丈，加鞭突前，敵陣動則衝之，步卒自相踐踏；以此常勝。至是施之海師，則嚴陣屹然不動，團牌自蔽，望之如堵。合戰良久，海師白旗一揮，兵卽兩開如退避狀，或伏於地。江南師謂其將遁也，馳軍突前。忽發大礮，擊死千餘人，乃退保銀山。成功夜令陳魁統鐵人軍逼柵，守兵見之，不敢出戰。射之，則箭不能入。鐵人冒死進，柵遂破。遲明，江南師復分五路，壓其壘而軍。成功令發大礮，多鼓鈞聲，江水騰沸；江南兵下馬殊死戰。薄午，海師益奮。江南提督管效忠衝其陣入之而陣變，首尾相應。效忠負旗而走，遂大敗，所部四千人存者百四十人，走南京；歎曰：『吾自滿洲入中國十七戰，未有如此死戰者也』！鎮江守將獻城降。癸丑，成功饗將士於京峴山，命將分守，徇屬邑皆下之。癸亥登舟傳檄，丙寅至觀音門，戊辰至儀鳳門登岸，軍於獅子山。朱衣佐之被擒也，成功曰：『此腐儒也，殺之汚吾劍』。縱之；歸言於總督郎廷佐曰：『彼衆不過數萬、船不過數百，請卑詞寬限以驕其心』。乃遣人說成功曰：『我朝有例，

守城過三十日，罪不及妻孥；乞寬三十日之限』。潘庚鍾曰：『孫子有云：卑詞者，詐也；無約而請和者，謀也。此緩兵之計也』。成功以累捷，頗有驕色。有閩人林某犯法逃江南，具言二十三日爲成功誕辰，諸將卸甲飲酒，乘之可破。崇明副將梁化鳳赴援，與城守；聞之，夜穴神策門，引五百騎突犯余新營。海師出不意，驚潰，余新入蕭拱宸營。化鳳乘之，拱宸亦敗，余新被擒。翁天馳救之，而化鳳已入城矣。成功調姚國泰、楊祖、藍衍、楊正屯山上，甘輝、張英伏谷內，林勝、陳魁列山下，陳鵬、蔡祿往來接應。質明，移帳。化鳳率驍騎薄楊祖營，祖奮力迎敵，三合三却，藍衍戰死；陳鵬、蔡祿救之不及。而化鳳從山上馳下，鵬、祿軍亦潰。清師乘勝掩殺，海舟師咸搖動，惟左右提督、虎衛軍、右衝鋒、援勦後鎮軍得全。癸未，成功至鎮江，大慟曰：『是我輕敵，非爾等之罪也』！遂棄瓜鎮，泊排沙嶼，令馬信、韓英督舟師堵江口，周全斌、黃昭、吳豪爲後鎮。梁化鳳歸崇明，成功攻之不克，乃回師廈門，上表待罪，立廟祀死事諸人。

十四年，清命將軍達素、總督李率泰搜金、廈兩島，檄碣石總兵蘇利、南洋總兵許龍、饒平總兵吳六奇會師島上。成功以陳鵬守高崎，遏同安；鄭泰出浯州，遏廣東；自勒諸將遏海門。總督旗牌張應雄之弟德爲成功厨人，應雄以孔雀膽遺德，屬俟會宴時殺成功並諸將佐；德許諾，屬其徒王四爲之。四下藥，則身戰慄。捧盤者環立，迫促弗及

下；捧者去，乃安。如是者屢。乃告其父耀，耀大驚曰：『事主而害之，不忠也；受託而背之，不信也。寧爲負信，不可不忠』！乃首之，誅張德。將軍達素與李率泰受陳鵬降，密通款飛催蘇利等會師海門。成功令諸將碇海中流，候中軍號礮迎擊。令未畢，漳船猝至，諸將莫敢先發。閩安侯周瑞爲閩師所乘，與陳堯策死之。陳輝見事急，舉火，閩師躍入舟者焚焉，輝跳而免。日向午，成功執旗劍問左右曰：『流平否』？曰：『流平矣』。曰：『流平則潮轉，潮轉則風隨之』。令舉礮起碇。俄東風大盛，成功手自搴旗，引巨艦橫擊之。鄭泰自浯嶼回擊，風吼濤立，一海皆動，軍士踏浪如飛。北人不諳水性，眩暈顛仆不成軍，遂大敗。其出閩安赴陳鵬約者，恃有內應，涉水爭先。鵬部將陳蟠不與謀，曰：『事急矣』！麾部下迎擊。殿兵鎮陳璋聞礮，以爲鵬令也，亦鼓譟乘之。鵬愕然，不得已齊出，遂大捷。閩師死者千六百餘人，滿洲精卒數百人降，蘇利等還，達素自殺。竟成功之世，無敢言覆島者。

芝龍之去臺灣也，荷蘭人請日本以臺灣爲互市，專治海舶、不治田賦。流民數萬，田一歲三熟。久之，築城曰臺灣、曰鷄籠、曰淡水。築礮臺，沈夾板於鹿耳門港口，置揆一王守之。通事何斌獻策成功取臺灣，成功大舉克之（事詳通紀）。成功至赤嵌城，使告揆一王曰：『此地乃先人故土，珍寶不急之物聽爾載歸，土地倉庫歸我』。揆一王乃罷兵立約，以大舶遷其國。成功改臺灣爲東都，置一府、二縣。巡視里社土番，錫以烟

布、慰以好言，皆受約束。於是寓兵於農，用屯田法，按鎮分地、按地開荒，三年定其上、中、下則以立賦稅；有警則荷戈以戰，無事則負耒而耕。卽日督兵開墾，用法頗嚴。馬信以爲言，成功曰：『立法之初貴嚴，後之守者自易治耳』。旣而聞黃梧遷界之策行，嘆曰：『使吾徇諸將意，不決東征得此一塊土，英雄無用武之地矣！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，田廬墳墓無主、孤兒寡婦望哭天末；今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，養精蓄銳，以圖光復』。乃招漳、泉、惠、潮流民，闢污萊、制法律、定職官、興學校，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。臺灣之人，是以大和。世子經聘尙書唐顯悅之女孫爲妻，不相能通於四弟之乳母陳氏，生男，詭報侍妾所生。成功賚經母董氏暨生子者金錠花紅，頒賞臺灣諸將士。顯悅發其奸，成功大怒，令黃毓持令箭諭兄泰監斬經、陳氏與其所生孫並董氏，以教兒不謹也。洪旭等接令大驚曰：『主母、小主，其可殺乎』？乃議殺陳氏及所生男復命。部將蔡鳴雷構之曰：『藩主誓必盡誅，否且及監斬諸公，已密諭南澳周全斌以兵來矣』。旭等益駭。旣聞成功有疾，謂此亂命也，謀曰：『世子，子也，不可以拒父；諸將，臣也，不可以拒君。泰於藩主爲兄，拒之可也』。調兵守大擔，誘全斌執之。成功知金、夏拒命，大恚，疾遂革，猶日強起，登將臺望澎湖諸島。時康熙元年也，仍稱永曆十六年。五月庚辰，登將臺，罷冠帶，請太祖祖訓出；坐胡床，進酒，讀至第三帙，嘆曰：『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』！兩手掩面而逝。自隆武丙戌起兵，

凡十有七年，年三十有九。長子經立（小腆紀年、臺灣外紀、葦鄉贅筆、舊通志）。

經字元之。母董氏，素無寵。永曆五年，馬得功襲廈門，諸將盡斂珍寶下船，董氏懷神主步行至海濱，見小船，招之曰：『我董夫人也』。舵工林禮載之登芝莞船。莞曰：『此戰艦也，不便居』。促之再三，弗去，因得莞船重載充賞。以是，見禮於成功。

成功卒，臺人洶洶，諸將舉成功弟襲護理國事。襲私人蔡雲、李應清、曹從龍、張驥說黃昭曰：『金廈、臺灣，業成水火。公握重兵扶護理於臺，護理肯忘公乎』？襲割衣襟與昭盟，結爲姻。昭夜告中衝鎮蕭拱宸，從之。卽矯成功遺命，數世子罪，奉襲爲東都主。黃安不與謀，陽附之而密請經速治兵過臺。經聞報大駭，謀之洪旭，出周全斌爲五軍都督，以陳永華爲諮議參軍、馮錫範爲侍衛，整師而東。抵澎湖之奶媽宮，遣禮官鄭斌齎諭布告臺灣。衆皆陰持兩端，無顯言拒命者。黃昭、蕭拱宸曰：『世子亂倫，先王再命賜死；不悔過自新，而反統兵據國，使先王飲恨而死。護理承兄遺命，誰敢逆之』？使者復命。經與全斌議，差快哨齎諭從安平過赤嵌城，遍諭諸將；而自率師從潦港登岸，至則偃旗息鼓。翌晨，大霧，晝冥。全斌曰：『此天佑我也』！銜枚而上。甫成列，黃昭守潦港，聞水聲人語，督衆奮勇而前。經衆却，幾爲所窘。全斌大呼禦之；昭中流矢死，軍遂亂。俄而霧消，日向午矣。全斌疾呼：『世子已到！黃昭死矣』！黃安從陣後出曰：『此吾君之子也』！經免胄相示，諸將悉解甲投戈；經慰諭之。入城，

抱襲而哭曰：『幾爲奸人離間』！待之如初。收雲、驥四人同拱宸斬之，餘不問。衆大悅。

初，經搜黃昭營，得其伯父泰與昭交通書，秘之，不以告人。及是，以舟師至廈門，詭言盡載眷口過臺灣，鑄金廈總制印交泰。泰喜，往廈門見經。經置酒邀泰，伏甲殺之。子纘緒、弟鳴駿、部將陳輝、楊富等率衆及家屬奔泉州降。

揆一王浪迹海上，聞成功死，入福州港，請於靖南王耿繼茂、總督李率泰，願爲前鋒，引大軍攻諸島。許之。率投誠軍及和蘭船出泉州，提督馬得功出同安，黃梧、施琅出漳州。經命周全斌等分部扼戰，遇於金門烏沙港。和蘭夾板船十餘，巋然如山；泉州之船三百，遷迤而下。全斌以二十艨艟往來衝擊，和蘭礮無一中者。楊富船至，全斌逼之，富落水。馬得功轉舵來援，全斌以爲鳴駿也，揮船合攻，得功不支，投海死。訊降卒，知爲得功，嘆曰：『吾欲擒獐，乃中一虎』！已而守高崎將陳昇密款於漳州軍，黃梧、施琅乘潮落援之，大軍繼進。經以衆寡不敵，退保銅山，全斌退保浯嶼。黃梧乘勝入金、廈，墮其城，徙民於漳泉諸縣，墟其地。經乃悉衆東徙，命周全斌、黃廷斷後。過澎湖，設重鎮守之。收東都爲東寧，分諸將耕屯荒地，造亭館以處宗室及遺老之相從者；徵歌選舞，示無西意。周全斌以與黃廷不協，與翁求多先後降清。

康熙四年，水師提督施琅率周全斌進勦，遇颶風不克，引還。於是朝命大臣入閩議

招撫，遣知府慕天顏入臺灣諭經。經請稱臣入貢如朝鮮例，弗許。施琅密奏：『若恣其所爲，是養癰也，宜速勦』。部議以風濤險遠、制勝難必，寢其事。經委陳永華國事，以其間踞步頭互市，廣集亡命、興販貨物，兵民相安，臺灣日以盛焉。

康熙十三年，耿精忠據福建，告援於經，許以漳、泉二府；經大喜，奉永曆二十八年正朔，渡海而西。精忠見臺衆不振，不欲踐漳、泉之約。經怒，攻同安，取泉、取漳、取潮。精忠懼，使人議和，以楓亭爲界。海澄公黃芳度之部將吳淑獻城降；芳度趣諸軍巷戰，不能支，至開元寺投井死。經斬黃梧之棺，戮其屍。精忠思與經併力，既不能，跋前疐後，復降於清。既反正，怨經實深，導攻興化、泉、漳，俱潰。經不知所爲，盡委之國軒。國軒下沿海洲堡至漳、泉，勢復大振。已而在漳築十九寨，戰於龍虎山。精忠爲右，拒戰稍却，拔劍斫地曰：『吾得與此賊俱殲，死不恨矣』！斬退者三人，大呼馳下。大軍繼之，拔營十六座，捕斬數千人、亡溺以萬計。國軒遁入海澄，三面環海，一面掘濠，引潮以守，相持年餘不決。總督姚啟聖開第於漳州曰「修來館」，以官爵銀幣餌來歸者，華穀鮮服，炫燿於漳、泉之郊。送款者幾無虛日。

康熙十九年，大集舟師伐島。左武衛林陞守海壠，畏其衆，退守遼羅。左鎮朱天貴爭之不得，乃率所部降，諸船望風而潰。國軒亦棄海澄，遁入廈門；姚啟聖乘勝復十九寨。國軒度廈門不可守，乃奉經歸臺灣。母董氏召經而數之曰：『馮陳之業衰矣，猶有

先君黃洪之刃在；若輩庸可赦乎？不才子徒累維桑，則不如勿往也』！是年，清貝子賴塔與經書，約不必薙髮，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、爲徐市之日本，俾沿海生靈永息塗炭。經報書請如約，惟欲留海澄爲互市。姚啓聖不可，議遂格。

經自兵敗東歸，潦倒抑鬱，日近醇酒婦人。康熙二十年正月壬午卒於臺灣，臺人所稱永曆三十五年也。嗣位十九年，年三十有九。子克塽立（小腆紀年、臺灣外紀）。

克塽，經次子。經妻唐氏無出，妾昭娘生子克塽。或言昭娘僞娠，乞養屠者子，經不之信也。及長，娶陳永華女，於是命永華輔克塽監國。克塽裁決國事，雖諸父昆弟不少假，而羣小多憚其嚴，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。馮錫範，克塽妻父也；構於其間，罷永華兵柄。永華死，克塽失助。經諸弟揚言曰：『克塽非吾骨肉，一旦得志，吾屬無遺類矣』！白經母董氏，收監國印。監國至喪次，經弟羣起撻之。克塽曰：『我平日不避嫌怨，爲鄭氏疆土耳。今日生死惟命，何撻爲』！董氏命幽諸別室，經諸弟竟殺之。克塽妻方娠，其兄慰之曰：『盍存孤以延夫後』？答曰：『吾所處者變也。縱生男，孰能容之？有死而已』！絕粒七日不死，乃自經。克塽，妾和娘所生；立年十有二矣，諸務決於錫範，劉國軒等皆爲所制。方經在廈門，姚啓聖賂其嬖人施亥，令擒經以自効。及克塽立，行人傳爲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；事泄，並及沈瑞，屠其家。瑞妻，鄭斌女，克塽釋之。鄭氏守義，縊死；國人悲之。

康熙二十二年六月，施琅乘南風至澎湖。劉國軒方調遣扼敵，見東南角微雲起，喜甚。須臾，聞雷聲殷殷動，推案歎曰：『天命也！』海行以雲起爲風兆，聞雷則散云。戰敗，由吼門竄入臺灣。大師至鹿耳門，膠淺不得入，泊海中十有一日。忽大霧，潮漲高丈餘。臺人駭曰：『先王得臺灣，鹿耳門漲。今復然，天也！』錫範創議投誠，克塽然之，遣使賚「延平郡王」金印一、「招討大將軍」金印一，籍土地、戶口、府庫、軍實詣軍門降。

自成功初起迄克塽，奉永曆正朔三十七年，而明朔始亡。琅疏請經略臺灣，禮待克塽及諸將帥，歸之京師。詔授克塽漢軍公；克塽死，除。

康熙三十九年，詔曰：『鄭成功係明室遺臣，非朕之亂臣賊子』。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，如田橫故事；置守塚，建祠祀之。同治十三年，南洋大臣沈葆楨巡臺灣，奏請追謚鄭成功，並在臺郡敕建專祠。報可，予謚「忠節」（小腆紀年、臺灣外紀、聖武記、沈文肅奏議）。

鄭芝虎字曰蟠，號韜遠，芝龍次弟；驍勇絕倫。崇禎間，從芝龍平羣盜，如李魁奇、鍾斌、褚綵、陳萬等俱被殲滅。衝鋒斬馘，威風凜凜。巡撫熊文燦器重之，以軍功授南日寨守備。後追海寇劉香於廣東大星洋，舟覆溺死，香亦死（臺灣外紀）。

——以上錄自「福建列傳」卷三十一。

日更。時敵百里內無搜師，延謹所部僅存數百，並江右援械楚軍二千；餘則熱帥所收金  
陵潰卒，急以相付。又體不任戰，固守七十餘日，食盡至掘草剝樹，繫結就食；延謹一  
以忠義激勵之，慨死獄中者。十一月二十八日城陷，手短兵巷戰死數眾，死之，年五  
十有八。

性不嗜殺。有以威克厥愛規者，延謹曰：『有罪不敢赦。至非其力所及，赦殺之以  
立威，吾不忍也』。善知人，如畢定邦、賴高翔皆故諱營伍之中，以戰功著；既而均改  
隸熱軍，不覺其用以橫。贈太子少保，諡「壯勇」。賜祭葬、世襲知例，入祀昭忠祠；  
流於廣信立專祠，以副將畢定邦、賴高翔附焉。子浙，同治三年舉人，末康熙不可得。  
四子始甫三歲，殉於杭城（李光復撰別傳、沈葆楨撰行狀、夜識齋續稿）。

### 沈葆楨

沈葆楨（鄉榜原名振宗）字翰宇，一字幼丹，侯官人。父廷楓，傳在儒行。道光丁  
未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咸豐四年，改御史。時侍郎曾國藩帥師克武昌，有旨命  
署湖北巡撫；葆楨奏：『曾某躬典水陸軍，宜乘勝東征，不當羈以吏事。』疏上，詔別簡巡  
撫；文宗手勅報曰：『朝廷早見及此也』。葆楨以賊所過無不殘破，疏請令州縣吏主兵  
而責以戰守；部格不行。五年，出知九江府。郡久淪於賊，國藩檄充營務處。六年，署

廣信府。當是時，江西列郡皆賊踞，會城外惟贛州及廣信僅存；詔學使廉兆綸典信防，廉赴郡屬之河口籌餉，以葆楨從。別賊楊輔清率黨萬餘自吉安破新城、瀘溪、金溪，連陷貴溪、弋陽，防軍敗潰，廣信岌岌；葆楨兼程返郡，則城門洞開，官吏軍民走且盡。妻林氏，故總督則徐女也；讀書明大義，盡遣其子女僕婢，獨堅留以俟葆楨。或給之曰：『太守已避地崇安矣』。林氏曰：『吾夫不出此也』。語畢而葆楨至。總兵饒廷選領浙軍駐玉山，閩人也；葆楨未歸時，林氏作書乞援，饒許之，然恐無及。忽大雨驟漲，饒軍登舟半日至。先是，賊謀至，巷無居人，歸告其酋，謂比囊中物耳。賊亦避雨興安，留一日；詰旦薄城，則旌旗遍樹城上。賊氣沮，斬謀者，悉銳圍攻。遊擊賴高翔、畢定邦等啓城決戰，凡七捷，斬馘近千，賊遁。葆楨以此名聞天下。曾國藩以城守狀上聞，謂軍興有年，郡縣望風逃潰，惟沈某能獨伸大義於天下云。七年，遷廣饒九南兵備道，加按察使銜，留筦信防。賊數犯貴、弋，又從閩中出犯廣豐、玉山，葆楨聯絡客兵擊走之；賊圍衢州數月，卒不敢犯。江境安仁馬家村地險惡，奸民負固稱亂，擅殺人，擄人口勒贖，抗糧五載；葆楨帥練勇三百人討之，匪黨抗拒。縣令以兵少阻勿行，不許；請濟師，不許。卒奪其隘火數十家，村民縛首犯以獻，立誅之，盡完逋賦；衆始知有國法。而大吏忌之甚，遇事掣肘。葆楨以親老乞養歸，士民數千赴行省乞留。會有旨調廷選贛南總兵，接治信防；廷選故有造於信者，葆楨始得行。十年，詔葆楨仍管廣信防務。

，尋補贛南兵備道，幫辦江西全省團練；以親老辭。

十一年冬，詔赴國藩安慶大營辦理軍務。同治元年正月，抵歐寧，奉旨超擢江西巡撫，卽赴新任。行抵鉛山，奉寄諭：『朕久聞沈葆楨德望冠時，才堪應變，是以超擢巡撫。又以其家有老親，因擇江西鄰省授以疆寄，風土不殊，迎養亦近；諒不至仍以養親瀆請，朕亦必不能允也』。葆楨感激，馳涖任，疏陳俟大憝就戮，再申前請歸養；奉批答，有「忠孝性成」之褒。當是時，杭州已失守，吳、越賊聯爲一氣；曾國藩駐軍皖南，軍餉仰給於江西；左宗棠方爲浙撫，由江規浙。而僞王李世賢、楊輔清等席方張之勢，畢力犯江西，冀斷皖、浙饉道。葆楨躬赴廣信督防，教士民以堅壁清野，捐廉俸千金倡築塞堡。賊黨分途竄擾，葆楨利用湘人激厲主客各軍，若江忠義之精捷營、劉典之克勇、道員席寶田之精毅營、督糧道段起之衡營、道員王文瑞之老湘營、王德榜之長左營、屈蟠張岳齡之平江營、知府王沐之繼果營、參將韓進忠之韓字營、劉勝祥之祥字營、臬司劉于潯之水師並遵調遣，所嚮克捷。元、二兩年，悍酋黃文金、李遠繼、古隆賢、賴裕新等以皖、浙乏食，分踞廣、饒邊境，先後爲諸將所敗。論者謂保固後路，俾江、浙兩路並得歲功，贛省之力也。當軍務方殷，適有法蘭西教堂被毀之獄，嚴旨詰問主名。葆楨疏稱事由公憤，萬衆同心，有計推求，終無端緒；總由疆臣疏於防範所致，自請嚴加議處。並言若必懾以兵威，則背城借一，惟天所授，勝負何常。詔置不問，外夷亦

無如何，而士林則感頤不置矣。

三年，江寧賊勢蹙，分竄新城、南豐、建昌、撫州及德興、樂平、玉山、弋陽等屬；葆楨皆遣將擊走之。六月，官軍拔江寧，江軍亦克崇仁、雩都，肅清廣信府境。會江寧逸賊僞侍王李世賢、僞康王汪海洋等由湖州越廣德，分道竄入江西；提督鮑超率所部來援，疊克金谿、南豐、新城。而僞佑王李遠繼、僞玕王洪仁玕、僞恤王洪仁政等擁僞幼主洪福瑱竄至廣豐、鉛山，疊爲諸將所敗；福瑱髡髮潛逃，經席賓田追至石城之荒谷擒之。詔賞葆楨頭品頂戴、一等輕車都尉；葆楨推功諸將，並以曾左二爵相濟師協餉，始得轉危爲安，疏請收回成命，溫諭不允。復以親病求開缺，仍不允。四年，請假省親；抵里，已丁母憂。撫江三載；雖處戈矛皇擾中，以謂亂源所導，由乎吏治不飭，故於嚴繩驕兵悍將外，懲猾吏尤力。中因籌餉事與曾國藩大有違言，至詔引廉藺、寇賈故事和解之。初，國藩移軍安慶時，與葆楨約釐捐均歸大營，有事則分兵回救。旣而江西寇四起，曾軍益東；葆楨懼救不時至，上疏請留釐金養兵，詔許之。國藩滋怒，有與人書痛詆葆楨，存集中。

六年，在籍奉旨充總理船政大臣。船政之議發自宗棠，宗棠由閩督西征，謂非葆楨莫肩其任。疏辭不獲，請俟服闋後出而任事；語在船政志中。居亡何，而有巡視臺灣之役；語在外交志中。臺地孤懸海外，舊設一府、三縣、二廳，隸於臺灣道；其臺北生番

，未入版圖也。至是，葆楨乃請仿照江蘇巡撫駐蘇州例，令福建巡撫移駐臺灣，兼理學政。疏陳十有二便；且云：『從前官吏所治祇濱海平原三分之二，餘皆番社耳。今綜前後山計之，可建府者三、建縣者十。事之當創始、當變革者非數十年不爲功，且化番爲民，尤當行之以漸；必須巡撫主持大局，乃能綱舉目張，爲國家長久之利』。得旨允行，遂分南北兩路開山。南路以同知袁聞柝、副將李光等任之，自崑崙坳至大石巖，直抵卑南；北路以都司陳光華、總兵戴德祥等任之，自新城至大清水溪、大濁水溪，直抵岐萊。統計二百里有奇，地極荒險，日光不到；古樹慘碧，陰風怒號，各有兇番抗拒。經我軍搜勦，互有傷亡；亦有良番叩營乞撫，願爲嚮導。因建碉堡十二、礮臺六，屯兵以鎮之。添建恆春縣於琅璣。琅璣者，故相福文襄郡王征林爽文時駐兵處也，其地可爲縣治；葆楨親往察勘，疏請築城設官，以鎮民番，杜窺伺。遂順途按視淮軍，凡陣亡及染瘴死者皆躬奠其櫈，衆爲感奮。尋爲前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疏請予謚、建祠，以作臺民忠義之氣；許之。臺灣郡城經風雨坍塌千餘丈，疏請修築，並建礮臺於安平海口。又內地人民渡臺及臺民私入番界，向有厲禁；葆楨以臺地後山急須開墾，疏請弛禁，以廣招徠。臺事粗定，船政急待報銷，於是年十二月內渡。

會獅頭社兇番滋事，狙殺遊擊王開俊，因而琅璣各社亦有異心；復於光緒元年十二月抵臺。先是，提督唐定奎等已率銘武軍渡臺，葆楨乃檄令伐木開道，步步爲營。四月

，官軍攻破竹坑、本武及內外獅頭等社，悉蕕其巢。於是脅從各社悔罪輸誠，次第就撫；唐定奎示約七條，曰遵薙髮、編戶口、交兇犯、禁仇殺、立總目、墾番地、設番塾，皆稽首聽命。而其分路開山者，北路已抵吳全城、中路已抵茅埔，各軍鼓勇深入花蓮港，南、北兩路番社皆震懾就撫。計自蘇澳起，開路至新城凡二百餘里、至秀姑巒又百餘里。乃奏設臺北府，隸縣三：曰淡水、曰新竹、曰宜蘭；其噶瑪蘭通判則改爲臺北府分防通判，移駐雞籠山。又請將原駐府城之南路理番同知移駐卑南、駐鹿港之北路理番同知移駐水沙連，各加撫民銜以資控馭。疏陳營伍積弊，請概歸巡撫節制，以一事權。又以臺北產煤，請購外洋開煤機器以興長利，並請減煤稅：詔皆如議行。七月，疏報凱撤淮軍，而總督兩江之命下。葆楨疏辭，不允。

是年十月莅任，下車卽承審前任留交巨案。兩造皆驕蹇宿將，轡轔變幻，各執一辭；葆楨反覆究詰，乃弭首貼服，論如律。江南繁劇甲天下，地方興革，則有修河堤、行海運、緩開關、籌積穀、拔畧粟、減賦則、禁民間厚儉、增書院餐錢諸政；整頓鹽務，則有規引地、清老堆、浚鹽河諸政；江海防務，則有請緩裁營之疏、合操兵輪之疏、議覆礮臺之疏，歸併旗昌洋行買斷鐵路之疏；而皖南宣城、寧國、廣德諸教案，尤交涉之棘手者。終能力持公道，恢復群情。朝廷旣雅重葆楨張弛所宜，疏上輒報可。會連歲旱蝗，至於寢食俱廢；盛夏步禱烈日中，兼旬不少休息。於捕蝗尤三令五申，性命以之；

許州縣動用帑項作正開銷，防營則籌欵給之。入冬，輒下搜挖蝻子之令，不淨盡不已。營縣皆實力奉行，故莅任後無歲不蝗而從不爲害。屬吏有不稱職者，劾去不貸。賢能著績之員，則推心置腹，不少掣肘；人忘其勞。治軍嚴而有恩，自統將迄士卒，咸樂盡力。淮、徐等屬土瘠而俗彊悍，越人於貨日數起，亂後尤甚；葆楨主治亂國用重典之義，利用武健，遇案外結不報，論殺者相枕籍。劫盜用一清，良懦恃以無恐。積勞成疾，兩次疏願開缺；不許。三載考績，奉「任事精勤、不辭勞怨，交部從優議叙」之旨。四月，述職入都，面奉太后懿旨：『時事艱難，毋得遽萌退志』。而舊病之劇甚於往年，以五年十一月初六日薨於位，年六十。遺疏惓惓於鐵甲船一事，病中至形諸謬語。

體不耐舟楫，臺地風浪之險甲天下，兩次東渡雖甚眩暈呻吟，而志不少緩。自鳳山犒軍歸，黑夜乘舴艋登岸，幾覆。讀書不務淹博，經史名言約守一二語，終身用之無窮；故義有不可者，毅然見於詞色。自奉極儉，居常衣食，大布、鮑菜而已。廉俸所入，隨手散給族戚輒盡。所屬吏有乞某鉅公書繫援者，鉅公謝曰：『若人，雖政府諸王無以私浼者』。部民或覬意旨，請建林文忠公祠，曰：『公，予外舅也。建祠事，非所宜聞』。所親以乏告，請商兩淮；葆楨立奉千金曰：『旣相與姍姪，誼當通財。若辦鹽，則俟我去官，其可』。被劾者或刦以鬼神之說，笑曰：『苟中冥罰，何所於辭』！豪家怙勢，事瑣不足上聞，則懲其奴，使鳴鉦過市，自號所由；爲屏息不敢肆。卒之日，不

名一錢。遺疏入，諭稱其『秉性沈毅，練達老成；實心實力整頓吏治，保惠民生』。追贈太子太保，入祀賢良祠，政績宣付史館；賜祭葬，予謚「文肅」，准在江西省城及立功各省分建立專祠。未幾，徐州府士民請建專祠，允之。

子七人：長瑋慶，附貢生，欽賞舉人，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，後公一年以毀卒。次瑩慶，附生，賞主事，官湖南候補知府。次璘慶，光緒戊子科副舉人，官江蘇知府。次瑜慶，光緒乙酉科順天舉人，賞主事，官至貴州巡撫。次璿慶，特用光祿寺署正。次瑤慶，附生，特用主事。次璣慶，附生，官江蘇道員。孫十三人，長翊清（李元度撰事略、蓋山文錄、瞑菴雜識）。

### 張仲興

張仲興字稚尤，侯官人。咸豐己卯舉人，報捐訓導。辦理團練出力，調授興化府學訓導，改授南平縣學、莆田縣學。同治六年，由船政大臣沈葆楨調赴船政局辦理文書、提調等差，最稱得力。十三年，報捐選用道員。嗣歷經審核，於光緒元年船工告成案內以道員備先調用並加三品銜，勸服臺灣番社案內賞加二品銜。五年臺灣後山三次勸平番社案內以道員分發省分補用。五年三月，代理船政大臣事務。七年四月，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天津開辦奉堂事關緊要，奏調在津差遣；總辦水師學堂練船事宜，辦有成效。十